

俄罗斯功能交际语法中的认知语言学基础

郭 珂

(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 哈尔滨 150080)

提 要: 俄罗斯功能交际语法理论是俄罗斯功能语言学的重要分支, 也是世界功能语言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认知语言学的理论观点是功能交际语法的理论支撑。从功能交际语法的宏观理论框架到其微观层面的具体分析, 认知语言学的影响无处不在, 其理论观点渗透于功能交际语法的各个层面。宏观层面, 功能交际语法的理论架构与认知语言学的基本原则不谋而合; 微观层面, 功能交际语法中的范畴类别系统体现了认知语言学中的原型范畴特征, 认知知识解为语句四个平面提供了认知依据。探究功能交际语法中的认知因素是研究俄罗斯功能语言学的新视角, 同时也是俄语学人为功能语言学与认知语言学相互关系这一课题作出的些许努力。

关键词: 功能交际语法; 认知语言学; 原型范畴理论; 认知知识解

中图分类号: H354

文献标识码: A

1 引言

现代俄罗斯功能语言学流派主要有三大分支, 分别是邦达尔科 (А.В. Бондарко) 代表的功能语法学派、佐洛托娃 (Г.А. Золотова) 代表的交际语法学派以及弗谢沃洛托娃 (М.В. Всеволодова) 代表的功能交际语法学派。三种学派反映了三种不同的功能观。功能语法理论秉持“语义功能观”, 即把“功能”视作“某一个手段或手段综合体的‘功用、用途, 其使用的目的’”(Бондарко 2002: 339), 关注语言手段潜在功能转变为实现功能的动态过程。交际语法理论秉持“结构功能观”, 即“句法单位在其构成的交际单位——句子中的作用”(Золотова 1973: 9)。功能交际语法理论秉持“交际功能观”, 即不同语言层级和语言单位在言语中的用途, 旨在“揭示言语构造满足不同交际任务时的使用规律”(Всеволодова 1988: 27)。功能语法理论和交际语法理论因其注重理论分析被称作俄罗斯功能语言学中的“理论派”, 功能交际语法侧重语言的交际应用, 因而被称作“实践派”。

当前, 国内学术界高度关注功能语言学与认知语言学的相互关系这一问题。然而, 在探讨这一问题时, 俄罗斯功能语言学作为世界功能语言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受到的关注程度远逊色于西方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实际上, 俄罗斯功能语言学与认知语言学之间存在很多交叉之处, 因为认知语言学无法避免参与信息获取、加工和信息保存的语言符号发挥功能的问题。(Шулежкова 2008: 383) 王清华的《从认知视角解读俄语功能语法》(2006) 是为数不多的讨论俄罗斯功能语法理论与认知语言学相互关系的文章。该文以“理论派”的功能语法为研究对象, 以该理论中的核心问题为抓手, 揭示功能语法理论中的认知语言学特征。目前, 国内未见分析俄罗斯功能语言学“实践派”与认知语言学相互关系的研究。功能交际语法的代表人物弗谢沃洛托娃对此问题同样未作详细说明, 仅指出“认知语言学是功能交际

语法的理论基础之一”（Всеволодова 2017：12）。

据此，本文以俄罗斯功能语言学中的“实践派”为研究对象，以宏观理论架构和微观具体分析两个层面为抓手，探讨功能交际语法与认知语言学的相互关系。需说明一点，本文是对俄罗斯功能语言学与认知语言学相互关系的初步研究，侧重认知语言学对俄罗斯功能语言学的单向理论支撑作用。对于俄罗斯功能语言学对认知语言学的理论支撑作用，将在后续研究中作出补充。

2 功能交际语法研究框架和认知语言学基本原则

宏观上来看，功能交际语法的整体架构遵循从现实到思维再到语言的语义空间的路径。语言的语义空间在具体语言中呈现为不同的功能语义场和功能语义范畴，功能语义场和功能语义范畴进入言语层面后发挥交际功能。显然，功能交际语法的研究路径与认知语言学的“现实—认知—语言”基本研究原则不谋而合。

2.1 功能交际语法的研究框架

功能交际语法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语言的内容层面，即语言的语义空间（семантическое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языка）；语言的形式层面，即表达语义空间的形式手段；保障言语构造能产性和使用的交际机制。（Всеволодова 2017：27）

首先，语言的内容层面或“语言的语义空间”是语言使用者意识中对客观现实的反映。语言作为物质化人类思维的工具，能够反映语言使用者对客观现实的认识（Всеволодова 2017：21）。也就是说，功能交际语法认为，语言并非直接与客观现实建立联系，而是以人的思维为中介。人类认识客观现实的结果是形成不同的概念范畴，借其反映客观现实中的现象或事物的普遍特点和关系，如空间关系、时间关系和数量关系等普遍概念（Всеволодова 2017：125）。这些概念范畴在具体的语言中体现为不同的语义范畴，如时间、空间等。不同的语义范畴构成语言的语义空间。

其次，语言语义空间的表达手段涉及五个层面，分别是词的句法形式和名词组合、词组、话语句（предложение-высказывание）、句法性熟语（синтаксический фразеологизм）、语篇。其中，词的句法形式或句素，是最小的、不可进一步分割的语义句法单位，承载着基本的意义，是复杂句法构造的结构要素，发挥不同的句法功能。（Золотова 2006：4）话语句出现在特定的语境中，承担着说话人的焦点，是抽象模板的具体言语体现。话语句不仅是结构单位，还是交际单位。（Всеволодова 2017：297）

最后，语言机制指语言交际成功进行的不同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换言之，语言机制就是语言特有的调节言语构造有效使用的规则和规律。（Всеволодова 2017：493）

以上是功能交际语法的研究内容。根据上述内容，可以搭建出该语法理论的基本研究路径，即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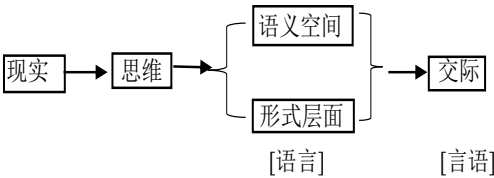


图 1 功能交际语法对三元关系的认识

显然，功能交际语法的基本研究路径体现了该语法学派对现实、思维和语言三者相互关系的认识，即借助人类思维认识客观现实，最终将认识结果呈现到语言中。这一点与认知语言学的基本原则不谋而合。

2.2 功能交际语法研究框架中的认知语言学特征

认知语言学坚持体验哲学观,强调心智的体验性在认识客观现实中的作用。“现实—认知—语言”是认知语言学的基本原则。也就是现实决定认知,认知决定语言,语言是人们对现实世界进行互动体验和认知加工的结果。同时,语言影响认知,认知影响语言。(王寅 2011: 14)人与现实互动体验的结果就是形成不同的概念结构,并借助语言形式表达不同的概念范畴。

概念结构是认知语言学研究的核心。概念结构包括概念化能力和概念系统,可用于解释基于相同客观现实产生不同认识的现象。生活在同一个地球的人类都具有概念化能力,由于生活的地域、环境或文化等因素不同,造成不同民族认识现实得到的概念系统不同。(莱考夫 2016: 318—320)

可以将认知语言学的研究路径图示为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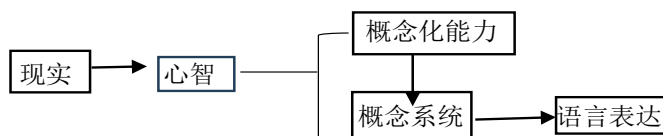


图 2 认知语言学对三元关系的认识

图 1 和图 2 表明,功能交际语法和认知语言学的研究路径中均呈现了对现实、思维和语言三者关系的认识。可以发现,功能交际语法的研究框架中呈现了认知语言学的基本原则,即现实影响思维、思维影响语言。无论是功能交际语法,还是认知语言学,都承认客观现实的存在。并且,只有通过人类的实践活动才能认识客观现实,对客观现实的认识借助语言得以表达。功能交际语法研究路径和认知语言学基本原则的共性之处,是挖掘功能交际语法中认知语言学特征的前提。功能交际语法中的认知语言学因素,还体现在具体的微观研究中。

3 词的范畴类别系统和原型范畴

“语言是一种场域结构”(Всёволодова 2009: 77),这是功能交际语法的基本理论原则,并贯穿功能交际语法研究的全过程。功能交际语法涉及不同类型的场,如功能语义场、句法场以及功能语法场。这些不同类型的场结构均是具有典型原型的范畴,如前置单位构成的功能语法场。

3.1 词的范畴类别系统和功能语法场

尽管功能交际语法的研究重点在于语言的语义空间,但是词汇是句法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因而词汇的使用同样是难以避免的问题。词汇的使用受其词类属性的影响,因为“词的词类属性是主导词发挥功能的因素。词的词类属性既决定词在语言系统中的位置,又决定词在话语中可能的用法”(Кубрякова 1997: 171)。

目前,存在三种确定俄语词类的方法。首先是以意义为主的划分方法,即 А.А. Потебня, Д.Н. Овсянико-Куликовский 等人采用的分类方法;其次是以形式为确定词类的标准,即 Ф.Ф. Фортунатов, Д.Н. Ушаков, М.Н. Петерсон 和 М.В. Панов 等人采取的分类方法;最后是形式和意义相结合的划分标准,如 А.М. Пешковский, А.А. Шахматов 等人采用的分类方法。功能交际语法学派遵循 М.В. Панов 的词类观,基于词的形式特征确定俄语词类。

功能交际语法学派秉持 М.В. Панов 的观点,即“对于词类而言,重要的是词的语法特征,而不是词的词汇特征”,提出了“词的范畴类别”(категориальный класс слов)概念。

(Панов 1999: 118)“词的范畴类别”不是对传统语法中的词类系统的批评或否定,而是在“词类”这一更概括的语法类别框架内确定的词的更具体的形态类别。(Панков 2009: 67)功能交际语法根据一系列形式特征重新分析传统语法中的词类系统,最终确定了 12 种

范畴类别,其中形动词、副动词和比较级是三种独立的范畴类别,传统语法中的代词融入到其他范畴类别中。(Панков 2009: 76—88)

场和范畴在语言中构成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Всеволодова и др. 2018: 11) 基于词的范畴类别可以构成场,这里指的是功能语法场(функционально-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ое поле)。也就是基于词的语法特征,而非语义特征建构的场。“功能语法场”概念已用于分析俄语前置词和副词。下面以功能交际语法学派对前置词的研究为例,揭示其中的原型特征。

3.2 俄语前置单位功能语法场中的原型特征

根据原型范畴理论,隶属于同一范畴的各成员之间不存在共享所有特征的现象,充分必要条件不能很好地说明它们,这些成员只具有家族相似性,特征不是二分的。(王寅 2006: 100) 范畴边界模糊的,范畴内的成员地位不相同。与范畴内其他成员享有更多共性的成员是该范畴的原型成员,其他成员则是该范畴的非原型成员或边缘成员。原型成员是该范畴的正式成员,而非原型成员则根据其与原型成员的相似程度被赋予不同程度的非正式成员地位。(文旭 2014: 40)

功能语法场同功能语义场一样,也是一种原型范畴,有核心区域和边缘区域之分。具有某一范畴类别全部形式特征的词构成该功能语法场的核心区域。具有其他范畴类别特点的词是该功能语法场的边缘区域,可以发挥相应范畴类别的语法功能。

能够进入俄语前置词功能语法场的,不仅有传统语法中的原始前置词和派生前置词,还有能够发挥前置词功能的其他词类的词或词形,弗谢沃洛托娃等人将前者称作“纯前置词”(собственно предлоги),将后者称作前置词的等值词(эквивалент предлога),两者合称为前置单位(предложные единицы)。(Всеволодова и др. 2018: 3)

前置单位功能语法场中,位于核心区域的单位应当有且只有前置词范畴类别形态特征和功能的词,也就是纯前置词。核心区域内也有中心和边缘之分,其中位于核心区域内中心的是原始前置词,位于核心区域内边缘的是派生前置词。

前置词的等值词既能发挥前置词功能,又能发挥其他范畴类别的功能,因而位于前置单位功能语法场的边缘区域。在前置词等值词内部,不同词或词形前置词化的程度不同,相对于纯前置词的距离不同。词或词形前置词化的程度取决于多种因素,如词汇语义、形态形式、句法联系以及构词是否发生变化、是否脱离自身所属的范畴意义类别,等等。(Всеволодова 2011: 120—125) 据此,可将前置词的等值词分为三类,依次是潜在前置词、类前置词和准前置词。三类前置单位的前置词范畴特征依次减弱,与自身所属范畴类别的联系强度依次加强。

前置词化程度最强的是潜在前置词(потенциальный предлог),位于整个功能语法场中的近核心区。潜在前置词主要包括名词的形式或比较级,如 в русле чего(以……途径)和 меньше чего(比……少)。这些词和词形所属的范畴类别没有发生变化,但句法联系已经发生变化。比如,名词 случай 有不同形式: в случай чего(发生……的情况下)、на случай чего(在某人发生某事的情况下)、в случае с кем-чем(在某人发生某事的情况下)、в случае кого-чего(在某人发生某事的情况下)。в случай чего 和 на случай чего 要求事件名词,此时 случай 具备了条件或目的意义,属于纯前置词。в случае чего 和 в случае с чем 中的名词是事物名词,其中,в случае чего 中,случай 的句法联系由 случай с чем 变成了 случай чего。句法联系变化是前置词化的第一步,这个形式属于潜在前置词。在 в случае с чем 中,名词的词汇语义和句法联系没有变化。

接下来是类前置词(аналоги предлогов),位于第一边缘区。类前置词主要包括两类:一是类别词(классификатор),另一类是基于当前存在的前置词的“模式”构成的新类前

置词。比如，名词 *предел*（界限）和 *сфера*（范围）可以构成 *за пределами чего*（在……的边界以外）、*в пределах чего*（在……的空间界限内）以及 *в сфере чего*（在……的范围内）、*из сферы чего*（从……的范围内出来）等形式。这些形式仍保留 *предел* 和 *сфера* 的词汇意义和句法联系，也没有脱离名词的形态聚合体，因而这类词的前置词化程度较低。再比如，*во избежание чего*（为了避免……）和 *в ознаменование чего*（为了纪念……）是描述目的关系的前置词。那么，可以基于这一“模板”，即“*в + N₄ + чего*”¹，创造描述目的关系的新前置单位，如 *в улучшение проекта*（为了改善项目）、*во изменение приказа*（为了改变命令）、*в развитие идеи*（为了发展构思）等。这些新产生的前置单位与名词范畴类别联系密切，其形态特征、句法联系和构词联系均没有发生变化。因此，这类形式的前置词化程度较低，位于功能语法场中较边缘的位置。

位于前置单位功能语法场最边缘的是准前置词（*корреляты предлогов*）。准前置词主要是参数名词的形式，如 *длиной (в) два метра*（长两米）。参数名词词形可以发挥前置词功能。此时，参数名词的词形将特定形式的题元引入情景中，使其用于描述事物或现象的数量特征。在没有数量题元参与的情况下，参数名词的词形无法使用。因此，不能说 **стоять на доске*，而应该说 *стоять на доске длиной в два метра*（站在两米长的板子上）。虽然参数名词的特定形式可以发挥前置词功能，但它仍然保留名词的范畴特征，省略后对结构或句子没有影响。比如，*стоять на доске в два метра*（站在两米的板子上）中省略了参数名词的形式 *длиной*，缺少了“板子”参数的确切信息，但形式和语义均可以理解。

具有原型范畴特征的俄语前置单位功能语法场如图 3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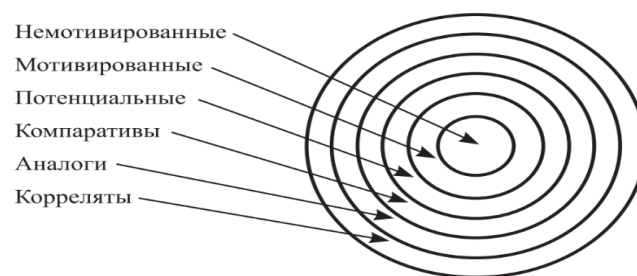


图 3 俄语前置单位功能语法场

综上，俄语前置单位功能语法场中的词形均发挥前置词功能。作为一个具有原型特征的范畴，自原始前置词到准前置词，不同词或词形的前置词属性逐渐减弱，与其他范畴类别形成的功能语法场的联系逐渐增强。

4 话语句“四个平面”和认知知识解

话语句是交际单位，是句子模型在交际中具体的言语体现。功能交际语法提出了话语句的“四个平面”理论，分别是话语句的所指平面、交际平面、语义平面和形式平面。这四个平面反映了话语句的生成过程，其中隐涵人类思维对客观情景的认知知识解。

4.1 话语句的“四个平面”

以往的句法学研究通常涉及句子的三个层面，即句子的形式平面、语义平面和交际平面。不同于以往观点，功能交际语法强调句子的“四个平面”，即所指平面、交际平面、语义平面和形式平面，对应话语句的不同结构。

话语句的所指平面是基础平面，与语言外的客观情景相对应，反映客观事态或人类思维活动的结果。所指平面对应句子的所指结构，即由客观情景的所有必要要素构成的结构。

（Всеволоодова 2017: 402—403）情景必要的参与者可能完全出现在句子中，也可能不完全出现在句子中。比如，句子 *Его дом похож на музей.*²（他的房子像一座博物馆）描述“物

体之间的比较”这一情景，其中必要的要素是出现在句子中的相比较的物体，即“他的房子”和“博物馆”，以及没有出现在句子表层的“类比依据”。

话语句的交际平面是说话人对交际情景的认识平面。（王铭玉，于鑫 2008：35）交际平面不仅涉及迫切的信息，还包括说话人的一系列交际任务。交际平面对应句子的交际结构，即由说话人根据交际任务确定句子的主位和述位。

相较于所指平面和交际平面，话语句的语义平面更复杂。语义平面既呈现了客观的情景，同时还呈现说话人对客观事实的主观认识。可以说，话语句的语义平面是说话人或作者的思维平面。如果将所指平面中的说话人看作编剧，那么语义平面的说话人就应该是戏剧的导演。语义平面的说话人可以选择切入描述情景的视角，决定情景参与者的地位。（Всеволодова 2017：303—304，404）

话语句的形式平面或句法层面，是将其他平面形式化的平面，对应话语句的形式结构。话语句的形式结构是不同句素构成的句子结构模式。这些句素的结构功能不同，占据句法位的能力也不同。（Всеволодова 2017：404）

话语句的四个平面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以语义平面为核心相互连接，形成“三棱镜”式的复杂关系。首先，语义平面与所指平面相连接。与客观现实对应的所指平面决定情景的参与者，说话人从中选择言语化的要素。其次，语义平面与交际平面相连接。交际结构不同，述谓化要素和被述谓化要素就不同，话语句的语义结构自然也不同。最后，语义平面和形式平面相连接。话语句的形式结构与其所属的句子模式的类型意义相关联。

4.2 四个平面理论中的认知识解

识解是“人类一种显而易见的认知能力，即以不同方式来构想和描述同一情景的能力”（Langacker 2008：43）。认知识解涉及人、现实和语言三个要素，其中人是识解现实、表达现实的主体，现实是人识解的客体，语言是人用以表达现实的工具。（张克定 2023：11）识解涉及两个层面，即对现实世界的意象化和概念化以及用语言表达意象化或概念化。（董保华，全冬 2015：18）

不同学者对识解维度的认识是不同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兰盖克（Langacker 2016）的识解五维观，即视角、选择、凸显、动态性以及想象五个维度。“视角”指认知主体观察体验情景时所选用的角度。“选择”指认知主体在观察、感知、体验某一特定情景的过程中所作出的选择，包括对情景识解方式的选择和对所激活概念内容的选择。“动态性”是概念化的本质特征。（张克定 2023：12—13）“凸显”源于概念的不对称，与注意力的聚焦有关。心智并非被动地镜像式反映事实，心智的体验性决定了所有认知均具备想象性。（张松松，胡晋阳 2023：25，26）

在传统的句子三平面基础之上，功能交际语法专门划分出句子的所指平面。显然，句子的四个平面理论将现实和人这两个因素纳入到语句生成的过程中。从客观情景到所指结构再到交际结构和语义结构，最终表述为形式结构，整个过程都离不开识解的作用。

与客观情景相对应的所指平面是识解现实、概念化现实情景的第一步。作为认知主体，说话人识别出客观情景必需的参与者，并赋予其相应的角色，确定句子的所指结构。除了情景实现必需具备的参与者以外，认知主体对情景其他参与者识解的详略程度可能有所不同。识解的详略程度决定了话语句的信息量。以“转交”情景为例，除了情景必需的要素外，即转交双方和转交的物体，认知主体可能还会关注转交情景实现的时间和地点，并将这些信息呈现在句子形式层面，即 Декан вручит дипломы выпускникам завтра в 10 в актовом зале.（明天上午十点钟，系主任将在礼堂给毕业生颁发毕业证书）。

话语句的交际平面和语义平面具备了说话人对客观情景的主观认识。在确定话语句交际结构和语义结构的过程中涉及认知识解的不同维度。实际上，交际结构和语义结构是说话人以特定的视角切入情景，并选择凸显其中的某个情景参与者的结果。同时，整个过程呈现出动态性特征。典型的情景就是垂直分布物体之间的空间关系。作为认知主体的说话人，首先识别出情景的必需参与者，即具有特定空间关系的两个物体。接下来，认知主体需要确定切入情景的视角和凸显的物体，可能聚焦于位置较高的物体，凸显位置较低的物体，那么情景可以表述为 *Карта под книгой*（书在地图下面），也可能聚焦于位置较低的物体，凸显位置较高的物体，那么情景可以表述为 *Книга на карте*（书在地图上面）。

概而言之，话语句的所指平面、交际平面以及语义平面对应着认知识解的第一个层面，即对客观情景的概念化；话语句的形式层面则对应着认知识解的第二个层面，即用语言形式表述概念化的结果。

5 结语

本文探讨了功能交际语法与认知语言学之间的密切联系，揭示了认知语言学在功能交际语法理论构建中的核心作用。宏观层面，功能交际语法的理论架构与认知语言学的基本原则呈现出显著的一致性。微观层面，功能交际语法的范畴类别具有原型范畴的特征，话语句四个平面与认知识解的过程相对应。

俄罗斯功能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相互交叉。本文仅初步探讨了俄罗斯功能语言学与认知语言学的关系，主要是认知语言学对俄罗斯功能语言学的单向作用。就俄罗斯功能语言学对认知语言学是否产生影响以及如何影响认知语言学这一问题，是本文后续研究的方向。

附注

1 这里的 N 表示名词，右下角的数字表示名词格；чего 表示构成的新前置单位支配名词第二格形式。

2 文中例句均引自 М.В. Всеволодова 所著的《Теория функционально-коммуникативного синтаксиса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2017）一书。

参考文献

- [1]Бондарко А.В. Теория значения в системе функциональной грамматики[M]. Москва: Язык славян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2002.
- [2]Всеволодова М.В. Основания практической функционально-коммуникативной грамматики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A]. Лаптева О.А. и др. Языковая системность при коммуникативном обучении[C]. Москва: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1988.
- [3]Всеволодова М.В. Теория функционально-коммуникативного синтаксиса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M]. Москва: URSS, 2017.
- [4]Всеволодова М.В., Кукушкина О.В., Поликарпов А.А. Русские предлоги и средства предложного типа. Материалы к функционально-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ому описанию реально употребленного. Кн.1: Введение в объективную грамматику и лексикографию русских предложных единиц[M]. Москва: URSS, 2018.
- [5]Всеволодова М.В. К вопросу об операциональных методах категоризации предложных единиц[J]. Вестник МГУ. СЕР. 9. Филология, 2011 (3).
- [6]Всеволодова М.В. Поля, категории и концепты в 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ой системе языка[J]. Вопросы языкознания, 2009 (3).
- [7]Золотова Г.А. Очерк функционального синтаксиса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M].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73.

- [8]Золотова Г.А. Синтакс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Репертуар элементарных единиц русского синтаксиса[Z]. Москва: Едиториал УРСС, 2006.
- [9]Кубрякова Е.С. Части речи с когнитивной точки зрения[M]. Москва: РАН. Институт языкознания, 1997.
- [10]Панков Ф.И. Функционально-коммуникативн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русского наречия[D]. Диссертация доктора. Москва: МГУ, 2009.
- [11]Панов М.В. Позиционная морфология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M].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Школа ЯРК, 1999.
- [12]Шулежкова С.Г. История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х учений[M]. Москва: Флинта: Наука, 2008.
- [13]Langacker R.W. *Cognitive Grammar: A Basic Introduction*[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 [14]董保华, 全 冬. 认知识解与语义构建: 认知与功能的互补视角[J]. 外语教学, 2015 (1).
- [15]乔治·莱考夫. 女人、火与危险事物: 范畴显示的心智(第一册)[M]. 李葆嘉, 章婷, 邱雪玫译.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2016.
- [16]王铭玉, 于 鑫. 弗谢沃洛托娃的功能—交际句法[J]. 外语学刊, 2008(1).
- [17]王清华. 从认知视角解读俄语功能语法[J]. 中国俄语教学, 2006(4).
- [18]王 寅. 认知语言学[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6.
- [19]王 寅. 什么是认知语言学[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1.
- [20]文 旭. 语言的认知基础[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4.
- [21]张克定. 认知语法中识解的主观性与客观性[J]. 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 2023(5).
- [22]张松松, 胡晋阳. 认知语言学中的识解: 溯源、维度、影响及前景[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23(4).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in Russian Functional-Communicative Grammar

Guo Ke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Russian functional-communicative grammar (FCG)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Russian functional linguistics and a significant component of functional linguistics in the world. The theoretical viewpoint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CL) is the theoretical support of FCG. From the macro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FCG to its specific analysis at the micro level, the influence of CL is ubiquitous. At the macro level,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FCG coincides with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CL; at the micro level, the category system in FCG reflects the prototype category characteristics in CL, the theory of four planes of sentences in FCG is closely connected to cognitive construal in CL. Exploring cognitive factors in FCG is a new perspective for studying Russian functional linguistics, and it is also an effort made by Russian language learner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unctional linguistics and cognitive linguistics.

Keywords: functional-communicative grammar; cognition; prototype theory; cognitive construal

作者简介: 郭珂 (1996—), 河南濮阳人, 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 俄语语义学、功能语言学。

收稿日期: 2024-09-14

[责任编辑: 惠秀梅]